



王晓南以「琴」说「欲」

有人称她为“中国的陈美”，因为她们同样外形得体，琴声悠扬。但正如胡琴本身来自神秘的东方中国，让胡琴走上现代的中国美女王晓南，同样散发出醉人的韵味。

对现代许多人而言，接触钢琴、吉他的机率，怎样都比胡琴、古筝来得大，于是那源自我国的乐器，仿佛逐渐在周遭失去了踪影。

幸运的是来自中国的美女王晓南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，重新诠释乐器、曲目与演奏方式，能让你有机会在听过她的音乐之后，大声惊呼：“哇！原来胡琴也可以这样演奏！”而你也才知道，原来一股推翻过往的乐器革命，竟然已在王晓南的努力下，进行了许久。

故事由“站着”说起……

1995年之前的王晓南，命运是顺遂的。七岁时就已入选南京市“小红花艺术团”的二胡独奏，让从小学琴的她，一直得到数不尽的掌声与肯定。21岁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，还入选中央民族乐团担任独奏，出国演出等更是不在话下。

但以胡琴在中国闯出名号的“天之骄女”，在1995年定居香港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文化程度深刻的香港，将胡琴视为“古老与保守”的象征，怎样让这些吃惯速食、听惯摇滚的华人，重拾对胡琴的喜爱、让晓南重新思考“胡琴”本身意义。

“那么，就站着吧！”来自内心的声音，如此告诉晓南。也让从小曾习舞的晓南，有股再也“坐不下来”的热情，于是结合肢体律动与演奏的表演方式，敲开了晓南生命里新的缺口。

为此，晓南经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年，她推掉所有演出机会，闭关练习站着拉胡琴。一天练习超过10小时是经常的事，甚至连家人都要有特殊暗号，才能让她接起电话。一个总是生活在舞台、生活在掌声中的女子，只为突破过往的自己，甘心从零开始。

她正在写历史

第一次重新出发后的演出，王晓南并没有太多信心，还央求主办单位不要大肆宣传，以免出更大的丑。但当表演结束时，王晓南已经可以从观众的反应里知道：她成功了。于是总习惯将演出当作玩乐的晓南，玩得更大，也玩得更疯，造成的回响也就越来越大。

更让王晓南高兴的是，能接受的听众不仅年龄层与阶层均有增加，更有越来越多年轻下一代投入这场宁静革命，让站着拉琴成为一种潮流。此外，王晓南也曾为

了演出，要求师傅制作“断头”的胡琴，而这新的“发明”，也引起许多人仿效。“我觉得我会在胡琴历史上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”王晓南绝非空口说白话。

有人不免质疑王晓南，如此“陈美”式表演方法，纯粹是哗众取宠，但晓南可是不服气地说：“表演是不可以降低水准的，舞蹈只会增加我音乐的丰富性，但不可以中断它，而且表演时我付出的体力是别人的好几倍。”话虽如此，晓南仍用“很过瘾”，来形容她练习时的辛苦。

在动与静的演出里，王晓南不会感到格格不入，反而轻易融入音乐，摆动受到感动的身躯。她想告诉听众，胡琴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演奏、音乐可以有不一样的曲目。

感受天人合一的欲

虽然说起话来，有股北方姑娘豪爽气味，但王晓南却是A型加双鱼座的超浪漫组合。她也坦率地形容自己：“天生就善于表达情感，”顿了顿，才又赶紧补充：“但仅限二胡。”因此虽说音乐很难摆脱“情爱”这等人人生大事，她却不会将演奏的情感，投身在某个喜爱的男人身上。

“我觉得那会比较局限，反而是与大自然的揉合，会让我觉得心胸开阔。”王晓南以亲身的例子，说出她对自然的悸动：此次到云南录最新专辑“天欲”时，曾在当地称为神山、却是由13个山峰连成群山的地方取材，而当地有许多人苦等不到的“云开”，却在他们到的时候，散去一个多小时。那种拨云见日的奇景，让晓南有种恍若身在自然中，却又不知如何言喻的心理冲击，这股自然间的神秘力量，震撼她许久。

也因此，晓南坚持将她的创作，置放在超越男女情爱的领域，

惟有如此，她才能得到更多、更广的灵感来源。

末了，询问晓南对于胡琴的定义。她说道：“胡琴是最接近人声音的乐器。”所以凄苦吗？王晓南请你听听她的音乐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

文：阿祥

